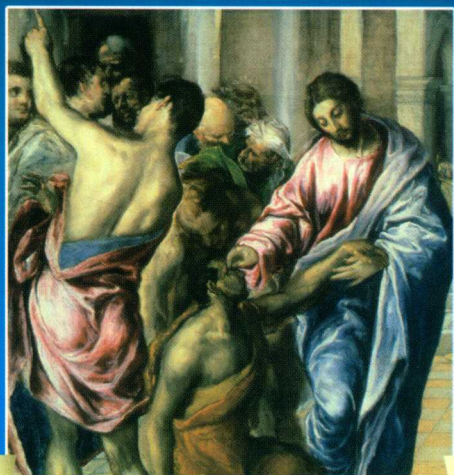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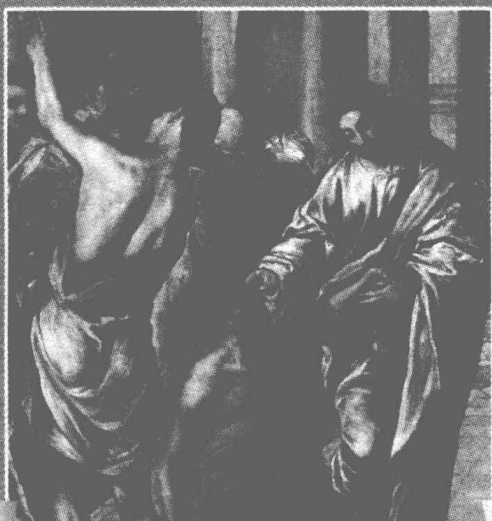
[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阿彭◎译



卡拉马佐夫兄弟

KALAMAZUOFUXIONGDI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阿彭◎译



卡拉马佐夫兄弟

KALAMAZUOFUXIONGDI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拉马佐夫兄弟/(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著;阿彭译.—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469—2412—0

I. ①卡… II. ①陀…②阿…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9900 号

卡拉马佐夫兄弟

著者 (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

译者 阿 彭

责任编辑 严国仁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7 号 830011)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45

字 数 716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3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2412—0

定 价 89.80 元(全三册)

第二卷 赞成和反对（续）

第六节 暂时还很不清楚的一章

伊凡·费多罗维奇和阿辽沙分手以后，就动身回家到费多尔·巴夫洛维奇那里去。但是奇怪的是，他心头忽然产生一种按捺不住的烦恼情绪，而且每走一步，越接近家门就越厉害。奇怪的事还不在烦恼，而在于伊凡·费多罗维奇始终弄不清烦恼的是什么。他以前也时常发生烦恼，它在这时候出现本来也并不稀奇，因为明天，他在突然撇下了吸引他到这里来的一切之后，又要重新来个急转弯，准备走上新的、前途未卜的道路，重又成为完全孤独的人，和以前一样，抱着强烈的希望，却不知究竟希望什么，有许多，甚至过多对生活的期待，却连自己也完全说不清究竟在期待什么，甚至究竟想要些什么。

但尽管他的心灵里确实有一种新的无名的烦恼，此刻使他感到痛苦的却完全不是这个。“是不是对于父亲的家的厌恶呢？”他自己寻思，“好像是因为这个，我实在厌恶到虽然今天是最末一次跨进这肮脏的门槛，也还是感到厌恶……”但不，也不是这个。是不是因为和阿辽沙告别，还有刚才和他讲的一番话呢？——“多少年来我对全世界保持沉默，不屑开口说话，今天却忽然说出了一堆废话。”——的确，也许这正是由于天真的缺乏阅历和天真的虚荣心而引起的一种天真的懊丧心情，懊丧自己不善于抒发自己的意见，而且还是对着像阿辽沙那样一个人，对于这个人他心里无疑是抱着很大的期望的。自然，这种懊丧也是有的，甚至一定会有的，但是到底也还不是这个，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烦恼到难受的地步，却弄不清楚究竟自己想要什么。也许最好还是不去想它吧……”

伊凡·费多罗维奇试着“不去想它”，但是仍旧没有什么用处。尤其使这烦恼显得可恨而刺激人的，是它好像具有一种完全是表面和偶然的性质；

这是他感觉得到的。他感到似乎有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东西老在什么地方矗着，呆着，就好像有时有什么东西老呆在眼前，在做事或热烈谈话时许久不会去注意到它，然而却显然仍在使你受着它的刺激，甚至几乎受着它的折磨，一直弄到最后，才弄明白应该把某个恼人的东西去掉，而这东西却原来常常是很无聊而且可笑的东西，例如忘了归还原处的用具，掉在地板上的手帕，没有放到架上的书籍等等。

伊凡·费多罗维奇在最恶劣、最气恼的心情下走到了父亲的家，忽然在离开园子大约十五步远的地方，向大门一望，才终于一下子明白了原来一直在使他烦恼和心神不定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仆人斯麦尔佳科夫正坐在大门旁的长凳上乘凉，伊凡·费多罗维奇一见他就立刻领悟到自己一直耿耿于怀的正是仆人斯麦尔佳科夫，正是这个人使他心里简直没法忍受。忽然一切都搞通了，一切都明白了。刚才，还在阿辽沙叙说他和斯麦尔佳科夫相遇的情形时，就有某种叫人厌恶和不愉快的东西忽然钻进他的心里，立刻引起了他的憎恨的反应。以后在谈话的时候，斯麦尔佳科夫虽暂时被忘却了，但却仍旧还留在他的心底里，而当他刚刚和阿辽沙一分手，独自走回家去，那个被忘却了的感觉就又立即飞快地露了头。“难道这个下贱的浑蛋竟会这样使我不安吗？”他带着按捺不住的怒气想着。

事实是伊凡·费多罗维奇近来的确非常讨厌这个人，尤其是在最近的几天里。他甚至自己也开始觉察到了对这人有了一种愈来愈强烈的近于仇恨的心情。也许，仇恨所以会变得这样激化，是因为在伊凡·费多罗维奇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情况恰恰相反。那时候伊凡·费多罗维奇对于斯麦尔佳科夫有一种特别的、突如其来的好感，甚至认为他是个很独特的人。他主动让斯麦尔佳科夫习惯于和他谈话，不过常常对于他的有点思想混乱，或者更确切些说是满脑子胡思乱想的情况深感惊讶，想不出有什么东西会那么经常不休地使“这个冥想者”心神不定。

“他们还谈论哲学问题，甚至谈到，既然太阳、月亮和星星是第四天创造的，为什么第一天就有了光明，这应该怎样去理解？但是伊凡·费多罗维奇很快就认为，问题并不在于太阳、月亮和星星，太阳、月亮和星星虽然是有趣的东西，但对于斯麦尔佳科夫来说是次要的，他需要的完全是另外的东西。不管怎样，总而言之，他开始表现出，或者说是暴露出一种无限的自尊心，而且是被侮辱了的自尊心。伊凡·费多罗维奇对于这个很不喜欢。他就从这里产生了厌恶。以后家里出了乱子，出现了格鲁申卡，发

生了关于德米特里哥哥的事情，招来了许多麻烦——他们也谈到了这些，但是尽管斯麦尔佳科夫谈起来时总是兴奋激动，却始终叫人弄不明白他自己在这些事上究竟抱什么愿望。

他有时虽也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某些永远是暧昧不清的愿望，但它们的杂乱无章和不合逻辑却简直使人吃惊。斯麦尔佳科夫经常刨根问底，发出一些显然是故意想出来的拐弯抹角的问题，但究竟为了什么——他并不加以解释，而且时常在询问得最起劲的时候忽然住了口，或者完全扯到了另外的事情上去。但最后所以会弄得伊凡·费多罗维奇完全发了火而且产生了那么强烈的厌恶，主要是因为斯麦尔佳科夫开始对他表现出一种讨厌的、特别亲昵的态度，而且越来越厉害。他倒并没有让自己放肆，露出不礼貌的样子，正相反，他永远毕恭毕敬地说话，但是事情也真怪，斯麦尔佳科夫不知为什么显然认为自己仿佛和伊凡·费多罗维奇终于成了同谋似的，只有他们俩知道，而其他在他们四周瞎忙着的凡人甚至都不能了解。但即使这样，伊凡·费多罗维奇也还是长期没弄明白引起自己日渐增长的反感的这一真正的原因，只是到了最近才终于觉察到是为了什么。

现在，他怀着恼怒厌恶的心情，打算默默地不看斯麦尔佳科夫一眼就走进园门，然而斯麦尔佳科夫却已从长凳上站了起来，单从他站起来的这个举动上，伊凡·费多罗维奇就立刻猜到他是想同他作一次特别的谈话。伊凡·费多罗维奇看了他一眼，就站住了，他突然站住而并不像刚才打算好的那样扬长走过，这件事本身就使他气得直哆嗦。他愤怒而且厌恶地望着斯麦尔佳科夫太监般的、瘦削的脸，用木梳理齐的鬓毛和卷起的短小的发络。他眨着微微眯缝起来的左眼，嘲弄地笑着，好像说：“你干吗走着走着又停下了，可见咱们两个聪明人有话要谈哩。”

伊凡·费多罗维奇哆嗦了一下。“滚开，混蛋，我同你是一类人吗？傻子！”这话眼看就要从他的舌尖上飞了出来，可是使他十分惊讶的是从舌尖上飞出来的竟完全是另一种话：

“父亲现在怎么样，还在睡还是已经醒了？”他和气地轻声说，自己也觉得突如其来，接着又同样完全突如其来地竟忽然在长凳上坐了下来。事后回想起来，他当时在一刹那间几乎都觉得有点害怕。斯麦尔佳科夫面对他站着，倒背着手，充满自信，几乎严厉地望着他。

“还睡着呢，”他不慌不忙地说（好像心里在说：“是你自己首先开口的，不是我”）。“我觉得您先生真奇怪。”他沉默了一会以后，又补充了这句话，还装模作样地垂下眼皮，把右脚向前伸出，摇动着漆皮鞋的鞋尖玩。



“你奇怪我什么？”伊凡·费多罗维奇急躁而严厉地说，用全力克制着自己，同时忽然厌恶地明白，他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好奇，在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他是无论如何不会离开这里的。

“先生，为什么你不到契尔马什涅去？”斯麦尔佳科夫忽然抬起眼睛，亲昵地微笑着说。而他的眯缝的左眼似乎在说：“既然你是一个聪明人，我为什么微笑，你自己应该知道。”

“为什么我要到契尔马什涅去？”伊凡·费多罗维奇惊讶地说。

斯麦尔佳科夫又沉默了。

“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为这事甚至亲自苦苦地求过你。”他终于开了口，口气不慌不忙地，似乎自己也不重视自己的回答，仿佛是表示：我这样用个次要的缘由搪塞一下，只是为了有话可说。

“唉，见鬼，你说明白点，你到底想要干什么？”伊凡·费多罗维奇终于生气地嚷了出来，由温和一变而为粗暴。斯麦尔佳科夫把右脚搁在左脚上面，挺直身子，仍然用那种若无其事的态度和淡淡的微笑瞧着伊凡。

“没什么要紧的……不过是谈谈……”

双方又沉默了，几乎沉默了一分钟。伊凡·费多罗维奇知道他这时应该马上站起来，发脾气，但是斯麦尔佳科夫站在他面前，仿佛在等着他，心里说：“我看你到底生气不生气。”至少伊凡·费多罗维奇这样想。他终于摇晃了一下身子，准备站起来。斯麦尔佳科夫好像赶紧抓住时机。

“我的处境真可怕，伊凡·费多罗维奇，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他忽然用坚定的语气一字一句地说，在说到最后一句话时叹了一口气。伊凡·费多罗维奇立刻又坐了下来。

“两个人都简直好像发了疯，两个人都变得简直就像两个小孩子，”斯麦尔佳科夫继续说，“我指的是您父亲和您大哥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现在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只要一起床，就一刻不停地缠着我问：‘怎么还没来？她为什么还不来？’这样一直到半夜，甚至过了半夜还是这样。要是阿格拉菲娜·阿历山德罗芙娜还不来（因为她也许根本不想来），那么明天早晨他又会冲着我喊：‘她为什么还不来？为什么缘故还不来？她什么时候来？’好像在这件事情上我在他面前犯了什么过错似的。另一方面，又是那么一套把戏：只要天刚一黑，甚至还没有黑，您大哥就会手里拿着枪在邻近出现，对我说：‘你听着，你这坏蛋，煮汤的厨子：如果你疏忽了没看见她，以致她来了还不来告诉我，那我就首先要你的命！’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也会跟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一样，又开始拼命折磨我：‘她为什么’

还不来？是不是快来了？’同样又好像那位太太不来是我的错处似的。他们俩一天比一天、一分钟比一分钟激怒得厉害，有时我真要害怕得自杀。先生，我真是对他们没有办法。”

“你为什么裹到这里面去？你为什么当初要替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做侦探？”伊凡·费多罗维奇生气地说。

“我怎么能不裹进去？而且也根本不是我自己要裹进去，如果您想知道全部实情的话。我虽不敢驳回他，也从一开头就沉默着不敢说一个字的，可是他硬要派我做他的奴才，做他的利喀斯。从那时候起他翻来覆去只说一句话：‘假如你要放了过去，我杀死你这浑蛋！’我觉得，明天我非发一次长长的羊癫疯不可。”

“什么叫长长的羊癫疯？”

“一种长时间的发病，特别长。一连几小时，也许延续一两天，有一次我发了三天，那时是从阁楼上摔下来。抽风停了又发；我整整有三天没清醒过来。当时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请了这里的医生赫尔岑斯图勃来。把冰放在我的头上，还使用了另一种治疗方法……我差一点死去。”

“不过听说羊癫疯预先不知道什么时候发作。你怎么知道明天发呢？”伊凡·费多罗维奇带着特别的、含怒的好奇心问。

“这确实是预先没法知道的。”

“再说你当时是因为从阁楼上摔了下来。”

“阁楼是我每天都要爬上去的，说不定明天也会从阁楼上摔下来。不是从阁楼上摔下来，就是掉进地窖里去，地窖我也是每天有事必须去的。”

伊凡·费多罗维奇看了他好一会儿。

“我知道，你是在那里瞎编，不过我还有点看不透你，”他轻声但却带着点威吓的口气说：“你是不是在故意装腔，你是想从明天起发三天的羊癫疯？是吗？”

斯麦尔佳科夫眼睛瞧着地上，又摇起右脚的鞋尖来，随后把右脚放下，换了一只左脚朝前面翘起，抬起头来，笑了笑说道：

“就算我也会玩这一套，就是说会装假——因为有经验的人做起来是并不太难的，那么我也自有权利利用这个方法来救我的命，因为如果生病躺下，就是阿格拉菲娜·阿历山德罗芙娜跑到了他父亲那里，他也总不能去责问病人：‘你为什么不来报告？’那样他自己会感到不好意思的。”

“唉，见鬼！”伊凡·费多罗维奇忽然大声说，脸都愤恨得变了样子。“你为什么总是担心你的性命！德米特里哥哥这些威吓只是一句气话，说说



罢了。他不会杀死你；就是杀，也不会杀你的！”

“他会杀的，像捻死一个苍蝇一样，而且要杀准先杀我。我最怕的还有一件事：生怕在他对他的父亲做出什么荒唐事来的时候，人家会把我当做是他的同谋。”

“为什么人家会把你当做同谋呢？”

“因为我把那套极秘密的暗号告诉了他，人家会把我当做同谋的。”

“什么暗号？告诉了谁？见你的鬼，你说得明白些！”

“我应该完全承认，”斯麦尔佳科夫用学究式的不慌不忙态度慢慢腾腾地说，“在这件事情上我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两人有一个秘密。您自己也知道（要是您确实知道的话），他已经有好几天，一到夜里，甚至天刚黑，就立刻从里面把门反锁上。您最近每天很早就上楼去，昨天竟完全没有下来，所以也许您不知道，他现在开始每到夜里就小心地锁上了门。就是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进来，他也一定会等听清他的口音以后，才给他开门。但是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是不来的，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屋子里伺候他——这是他自从跟阿格拉菲娜·阿历山德罗芙娜搞这件勾当的时候起，就亲自规定的了，而且现在每到夜里，我也根据他的吩咐离开他，睡到厢房里去，却不准我在半夜以前入睡，叫我守着，常常起来到院子里巡行，等着阿格拉菲娜·阿历山德罗芙娜来，因为他已经等了她好几天，就像发了狂似的。

“他的说法是：她害怕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他叫他做米卡），所以只有深夜里从后院进来找我。他说，你应当等她到半夜或者更晚。她一来，你就跑到门前，敲门，或者敲朝花园的窗子，先用手轻轻敲两下，这样子：一，二，接着立刻较快地叩三下：笃，笃，笃。这样我就明白她来了，马上轻轻地给你开门。他还告诉我另一种发生紧急情况时用的暗号：先快地敲两下：笃，笃，停一停，再重重地敲一下，他就明白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情，我必须见他，他就会给我开门，我再走进去报告。这是为了防备或许阿格拉菲娜·阿历山德罗芙娜自己不来，却派人来通知某种消息；还有，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也或许会来，那么也应该报告他，说他已到了附近。

“他很怕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所以即使阿格拉菲娜·阿历山德罗芙娜已经来了，他和她两人正锁在屋里，而这时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又在近处露面的话，我也必须马上报告给他，敲门三下。就这样，第一个暗号，敲五下，意思是：‘阿格拉菲娜·阿历山德罗芙娜来了’；第二个暗号，敲

门三下，意思是‘有急需报告的事情’。他曾亲自反复做样子教我，给我解释。因为世上只有我和他两个人知道这种暗号，所以他会毫不犹豫，而且不用答应（他很怕出声答应）就开门的。可这些暗号现在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全知道了。”

“怎么会知道的？是你告诉的吗？你怎么竟敢都给说出去？”

“就是因为害怕。我怎么敢瞒着他不说呢？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天天逼着说：‘你骗我，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吧？我要砍断你的两条腿！’我只好把这种最秘密的暗号告诉他，让他至少看出我对他真像奴才般忠实，因此相信我并不骗他，倒是竭力向他报告一切。”

“要是你认为他真的要利用这些暗号进屋子，你不要放他进来。”“就算我明知道他那样不顾死活，还敢不放他进来的话，可是我如果当时发病躺倒了，叫我怎么还能不放他进来呢？”

“唉，活见鬼！为什么你这样相信一定会发羊癫疯呢，真是见你的鬼！你是不是在耍笑我？”

“我怎么敢耍笑您，而且在那么怕人的时候，还能顾得上玩笑吗？我是预感到一定会犯羊癫疯，我有这样的预感，再说单单因为害怕，病也会发作的。”

“唉，见鬼！如果你躺倒了，格里戈里会值夜的。你可以预先警告格里戈里一声，让他别放他进来。”

“我没有老爷的话决不敢把暗号告诉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的。至于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听到他来不放他进来一层，恰巧他昨天就病了。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打算明天给他治病。刚才他们已经说定了。他们的治法挺有意思的：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会泡一种药酒，平时老准备在那里，用烈性酒泡着一种药草，这是一种秘方。她就用这秘方的药酒每年给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治疗三次，他每年总要犯三次病，犯起来时腰部不能动弹，好像半身不遂的样子。”

“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就取一块手巾，用药酒浸湿，擦他的整个脊背，约半个钟头，然后擦干，擦得甚至完全红肿起来，随后把瓶里剩下来的酒给他喝下，还说几句祷词，但是并不让他全喝光，因为她也趁这少有的机会，给自己留下一小部分喝喝。我对您说，他们两人本来是不会喝酒的，所以当时就醉倒，沉沉地睡熟，睡得很久。等到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醒来，差不多是病完全好了；但是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醒来后总是头痛。所以说，如果明天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照她原来想定的做，

那么他们就不见得能听见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来并且不放他进屋去。因为他们正在睡觉。”

“真是胡说八道！好像一切都故意凑在一起似的：你犯羊癫疯，他们两人又都人事不知！”——伊凡·费多罗维奇叫道：“该不是你自己想要安排得这样凑巧的吧？”他忽然脱口说出来，威吓地皱紧眉头。

“我怎么能这样安排？……又干吗要去安排？一切事情全在于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一个人，全在于他怎么想。……他想干出什么来，就会干出来。如果不想，我又不能故意领他来，推他到他的父亲那里去。”

“可他干嘛要到父亲那里去，还要悄悄地突然去呢？既然你自己说，阿格拉菲娜·阿历山德罗芙娜根本就不会来，”伊凡·费多罗维奇继续说，气得脸色发白，“这话是你自己说的，我在这里呆了一段时间，也深信老头子只是自己幻想，那女人是决不会到他这里来的。既然她不会来，德米特里还要闯到老头子这里来做什么？你说吧！我倒要听听你的看法。”

“您自己知道他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何必要听我的看法？他来也许纯粹是为了嫉恨，要不也许就是因为我生病而起了疑心。他疑心起来，就会迫不及待地跑来到各个屋子里寻找，像昨天那样：看她会不会乘他不注意偷偷儿跑来了。他也清楚地知道费多尔·巴夫洛维奇预备下了一个大信封，里面封好三千卢布，打了三个火漆印，用丝带捆着，上面亲笔写着：‘如愿亲来，当以此献与我的天使格鲁申卡，’过了三天以后，又添上几个字：‘献与我的小鸡。’这些都是可疑的地方。”

“胡说！”伊凡·费多罗维奇几乎疯狂地喊了起来。“德米特里决不会来抢钱，更不会为了这个杀死父亲。他昨天为了格鲁申卡也许会把他杀死，像个气得发疯的傻瓜似的，但是决不会跑来抢劫！”

“他现在十分需要钱，需要得太急了，伊凡·费多罗维奇。您简直不知道他是多么的需要。”斯麦尔佳科夫非常平静地用十分明确的口气解释说。“况且他把这三千卢布简直看做就像是自己的钱一样，还曾亲自对我这样说过：‘父亲还欠我整整三千。’除了这些以外，伊凡·费多罗维奇，还要请您考虑到另外一件完全明摆着的事实，应该说，这几乎是确定无疑的：阿格拉菲娜·阿历山德罗芙娜如果自己愿意，一定可以使他，就是说老爷，也就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和她结婚，只要她自己愿意——而且也许她真会愿意的。我说她不来，只是这么一说，其实她也许很愿意来，不止愿意，还简直想做这里的女主人。”

“我确实知道，她的那位商人萨姆索诺夫曾十分坦率地当面对她说

过——这事倒很不坏哩，说着还笑了。她自己也并不傻。她决不会嫁给像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那样的穷光蛋。所以现在如果把这事也考虑在内，伊凡·费多罗维奇，请您自己想一下，到了那个时候，不但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连您和您的弟弟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都会在父亲死后几乎连一个卢布也得不到，因为阿格拉菲娜·阿历山德罗芙娜肯嫁给他，就为的是要把全部财产都改归她；全部资金都转到她的名下。如果现在在这一切还没有发生时你们的父亲一死，你们就可以立刻稳稳地每人分到四万卢布，甚至他最恨的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也一样，因为他还没有立下遗嘱……这些全是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知道得很清楚的……”

伊凡·费多罗维奇的脸色似乎有点扭曲打战，他突然满脸通红。

“那么你为什么，”他忽然打断了斯麦尔佳科夫的话，“在看清了这一切情形以后，还劝我到契尔马什涅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明明知道，我一走你们这里会发生什么事情的。”伊凡·费多罗维奇气都喘不过来似的说。

“完全对。”斯麦尔佳科夫带着明理的态度轻声地说，但同时却目不转睛地盯着伊凡·费多罗维奇。

“怎么完全对？”伊凡·费多罗维奇反问，眼里冒着火，竭力控制着自己。

“我这样说是因为同情您。如果我处在您的地位，我会马上扔下一切……何必在这种情形下逗留下去……”斯麦尔佳科夫回答，带着极坦然的神色，望着伊凡·费多罗维奇冒火的眼睛。两人都沉默了。

“看来，你是个大傻瓜，自然也是……可怕的坏蛋！”伊凡·费多罗维奇突然从长凳上站了起来。接着他打算立即就走进园门去，但忽然又站住了，朝着斯麦尔佳科夫回过身来。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情景：伊凡·费多罗维奇突然之间好像抽风似的咬着嘴唇，握紧了拳头，眼看再过一刹那，就要扑到斯麦尔佳科夫身上去。斯麦尔佳科夫至少觉察了这点，哆嗦了一下，身子往后一缩。但是这一刹那对于斯麦尔佳科夫来说终于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伊凡·费多罗维奇默默地，又好像有点惶惑不安地转过身，向园门走去。

“我明天到莫斯科去，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明天一清早就走——就这样！”他忽然满腔怒气一字一句地大声说。事后自己也奇怪，他当时有什么必要要把这话告诉斯麦尔佳科夫？

“这是再好也没有了，”斯麦尔佳科夫马上说，好像就等他说这话似的，

“不过要是出了什么事情，这里仍会打电报到莫斯科打搅您的。”

伊凡·费多罗维奇又站住了，飞快地又朝斯麦尔佳科夫转过身来。但情况又跟刚才完全一样。斯麦尔佳科夫身上的亲昵和满不在乎的态度一下子飞走了；他的整个脸上显出了异常注意和期待的神色，但已经是畏怯和卑躬屈节的样子：“你也许还要说什么话，补充点什么吧？”从他目不转睛一直盯在伊凡·费多罗维奇身上的眼神中可以看出这个意思来。

“难道在契尔马什涅就不会一样来叫我吗，如果……出了什么事情的话？”伊凡·费多罗维奇不知为什么忽然可怕地提高了声音，吼叫起来。

“在契尔马什涅也一样会来……打搅您的……”斯麦尔佳科夫几乎耳语似的喃喃说，似乎有点惊惶失措，但却仍旧目不转睛聚精会神地直盯着伊凡·费多罗维奇的眼睛。

“只不过莫斯科远些，契尔马什涅近些，你主张我到契尔马什涅去，难道是为了怜惜盘费，或者是可怜我，怕我兜一个大圈子？”

“完全对……”斯麦尔佳科夫用抖抖索索的声音嗫嚅地说，卑贱地赔着笑脸，仍旧胆战心惊地准备随时倒退着躲避。但是使斯麦尔佳科夫奇怪的是伊凡·费多罗维奇忽然笑了，快步走进园门，继续笑着。如果有人看到他的脸，一定会断定他的笑并不是由于快乐。就连他自己也说不出他在这个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动作和行走都好像是在抽筋似的。

第七节 “跟聪明人谈谈也是有好处的”

他说话也像是在抽筋似的。刚一进屋，他在大厅里遇见了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就突然对他挥手嚷道：“我上楼去，不是见您，再见吧。”就这样走了过去，甚至竭力连看都不看他父亲一眼。也许在这时候他真的恨透了老头子，但是这样无礼地表现出敌视情绪来，甚至连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也感到突然。而老头子这时显然恰好很想赶快告诉他一点什么，所以特地走到大厅里来迎他，现在碰到这样亲切的招呼，就默默地站住了，带着嘲弄的神色目送儿子走上楼梯到顶楼上去，直到看不见为止。

“他是怎么啦？”他连忙问跟着伊凡·费多罗维奇走进来的斯麦尔佳科夫。

“在生什么气吧，谁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含糊地嘟囔说。

“见鬼！让他生气去吧！把茶炊拿进来，自己赶快出去。快些！有什么消息没有？”



接着就开始盘问起来，问的就是斯麦尔佳科夫刚才对伊凡·费多罗维奇诉苦的那些事，全是有关他久候着的那位女客的，在这里我们不再啰唆。过了半小时，屋门锁上了，疯狂的老人独自在各个屋子走来走去，提心吊胆地期待着五下约好的敲门声快快来到，还不时地朝黑暗的窗外窥望，但除了一片漆黑以外什么也看不到。

天已经很晚，伊凡·费多罗维奇还没有睡觉，一直在那里盘算着。这一夜他睡下时已经很晚，大约两点钟光景。但是我们不想去介绍他的整个思想活动，现在也不是深入探究他的内心的时候；将来自会轮到这一点的。而且就是我们想要试作介绍，也恐怕很难做到，因为那不是思想，而是说不出所以然的，主要是使人十分心烦意乱的东西。他自己感到丧失了方向。还有各种奇怪的，几乎完全是突如其来的愿望折磨着他，例如，已经过了半夜，他忽然坚决而按捺不住地想下楼，开门到厢房里去痛打斯麦尔佳科夫一顿，但是你如果问他为什么，他自己决说不出任何一个确切的原因来，只是觉得这个仆人是世上最严重地侮辱他的人，实在可恨。此外，还有一种无法解释的，可耻的怯懦在这夜里一再袭上他的心头，而且他感觉到，正是由于这种怯懦，使他甚至仿佛突然之间浑身失掉了力气。他头痛而眩晕。

有一种仇恨的情绪紧紧攫住了他的心，仿佛他一心想要对谁进行报复似的。他甚至恨阿辽沙——在想起刚才同他那番谈话的时候，有时他还十分痛恨自己。对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他几乎连想都忘记去想她，对于这一点以后他自己也感到十分奇怪，尤其是因为他深深地记得，还在昨天早晨，他在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面前满不在乎地夸口说他明天要到莫斯科去的时候，当时他在心里还暗自说：“这是胡扯，你决不会像你现在夸口地那样轻易摆脱的。”

许久以后，伊凡·费多罗维奇回想起这一夜的时候，总带着特别厌恶的心情想起他曾怎样突然从沙发上站起来，好像生怕有人在暗中监视他似的，悄悄地打开门，走到楼梯上，倾听楼下房间里的动静，听着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如何在楼下活动和来回踱步，听了好久，足有五六分钟，怀着一种奇特的好奇心，屏住呼吸，心扑通扑通地跳，至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倾听——当然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以后一辈子把这“举动”叫做“卑鄙的”，一辈子暗自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把这看做是他一生最下流的行为。在当时那一刻，他对于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本人甚至丝毫不感到任何怨恨，却不知为什么全神贯注地一味只觉得好奇：想知道他在楼下怎样

走路，现在大概在那里做什么事；推测和想像他这时一定在楼下时时朝黑暗的窗外窥望，又突然在屋子中央站住，一直等待着，等待着有人来叩门。伊凡·费多罗维奇走到楼梯上去干这个一共有两次。

到两点钟光景，当一切都已静寂，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也已经睡下时，——伊凡·费多罗维奇也躺了下来，渴望赶紧睡熟，因为他感到自己疲乏已极。果然，他很快就沉沉地睡熟了，连梦都没有做，但醒得很早，还只七点钟，天已经亮了。他睁开眼睛，奇怪地忽然感到自己身上异常地精力洋溢，他一跃下床，迅速地穿好衣服，然后就拉出自己的皮箱，毫不迟延地匆匆整理起来。衬衣恰好昨天早晨就都从洗衣妇那里取来了。伊凡·费多罗维奇想到一切都那么顺利，没有什么事耽误他突然动身，甚至不由得发出了一丝微笑。这次出门的确是突如其来。

虽然伊凡·费多罗维奇昨天说过（对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阿辽沙，还有斯麦尔佳科夫），说他明天要走，但是他还记得很清楚，昨天躺下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想到动身的事情，至少完全没有设想一清早醒来，第一个动作就会是赶忙去收拾皮箱。最后，皮箱和行李已经准备好了。已经将近九点，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走上楼来，像每天经常的那样问他：“您在哪里喝茶，在这儿，还是下楼去喝？”伊凡·费多罗维奇走下楼去，虽然在他身上，在他的谈话和举动中似乎有点忙忙乱乱的样子，但他的神情几乎是很愉快的。他亲切地向父亲问了好，甚至还特地询问他的健康，但是没等父亲的答话说完，就马上宣布他过一小时就要动身到莫斯科去，不再回来，请他打发人去叫马车。老头子听到这个消息一点也不感到惊奇，而且十分不近人情地忘了对儿子的出门说些惋惜的话，反而慌慌张张地恰好突然想起了一件自己的紧要事情。

“哎哟！你这个人！昨天不说……不过没什么，现在也可以安排妥的。劳你驾帮我个大忙，我的小祖宗，顺便上契尔马什涅去一趟。你只要从伏洛维耶车站向左边拐一下，只走十二俄里光景，就到了契尔马什涅。”

“对不起，我办不到。从这里到铁路有十八俄里，到莫斯科去的火车晚上七点钟就从站上开出——刚刚来得及赶上车。”

“你赶明天或者后天的车也来得及，今天先到契尔马什涅去弯一弯。你让我做父亲的安一下心，又费得了你什么！假使这里没有事，我早就自己去了，因为那边的事情很紧急，而我这里现在真没有工夫……你瞧，我在那儿，在白吉乔夫和贾奇金两个地区的荒地上有片树林子。商人马斯洛夫父子只肯出八千卢布伐这些树木，可刚刚去年还碰到过一个肯出一万二的

买主，他不是本地的，问题就在这里。因为本地现在简直找不到销路：马斯洛夫父子是大户，百万富翁，他们定了多少价钱，就只能照这个价钱，这里的人谁也不敢跟他们去竞争。上星期四伊利英斯克的神父忽然来信说，郭尔斯特金到这里来了，他也是个商人，我认识他，所好的就是他不是本地人，是从波格列鲍夫来的，所以他不会怕马斯洛夫，就因为他不是本地的。他说，我可以给一万一买那个林子，你听见没有？神父信上说，他在那里只准备还呆一个星期。所以你最好去一趟，同他谈定下来……”

“你可以写信给神父，请他代为谈定就是了。”

“他不会干，问题就在这里。这位神父没有眼光。他真是个难得的人，我愿意马上交给他两万卢布请他保存，连收据也用不着他打一张，但是他一点也不会看人，不但是人，就连乌鸦也能骗过他。可他却是位很有学问的人，你想想看。这位郭尔斯特金样子像个乡下人，穿着件蓝布褂，但生性却是十足的坏蛋，这是我们大伙儿的倒霉事：他满口撒谎，问题就在这里。有时候他撒谎撒得简直叫人奇怪，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前年他撒谎说他的妻子死了，他已经娶了续弦，可你想想看，其实完全没有这么回事。他的妻子并没有死，现在还活着，而且每隔三天就打他一顿。所以现在也应该去弄弄明白：他想买，并且给一万一，到底是说谎还是真的？”

“可是我在这类事情上也会毫无办法的，我也没有眼光。”

“等一等，别忙啊，你也会行的，因为我可以把郭尔斯特金的特点告诉你，我同他早就打过交道。你瞧：你只要看他的胡须就行。他的小胡子是栗色的，又稀又难看。如果他的胡子打战，他自己说话时怒气冲天，那就说明情况很好，他是在说实话，诚心想做生意；假如他用左手捋胡子，自己嘻嘻地笑着，那就是说，他想要手腕骗你。你永远不要看他的眼睛，看眼睛是什么也看不透的，深奥莫测，真是个骗子手，你应该看他的胡子。我替你写个条子给他，你带着拿给他看。他名叫郭尔斯特金，其实也不是郭尔斯特金，该叫‘猎狗’，可是你不要当面这样叫他，他会生气的。你要是和他讲好，看出一切都很妥当，就立刻写封信来。”

“你只要写一句话，就说：‘他并没撒谎。’你坚持要一万一，可以减去一千，再多就不行了。你想想：八千和一万一，差三千哩。这三千卢布就算我白捡，找到好买主不是很容易的，我急着等钱用哩。你只要通知我，这件事是认真的，我就自己想法子匀出一点工夫来，跑去办好一切。现在如果只是神父自以为是这样，那我何必去跑一趟呢。怎么样，你去不去？”

“唉，实在没有工夫，你免了我吧。”

“唉，替你父亲帮一次忙吧，我会记得你的好处的！你们全都没良心，就这么回事！一两天工夫对你有什么要紧？你现在要去哪儿？是不是威尼斯？你的威尼斯不会在两天以内就变成废墟的。我本可以打发阿辽沙去，但是阿辽沙能办这类事吗？我派你去，完全是因为你是个聪明人。难道我看不出吗？你并不做树林子的生意，但是你有眼光。这里所需要的只是看一看：那人说话是不是当真的。我对你说，你应该朝胡须上看，小胡子一打战，——那就是当真的。”

“您为什么非把我弄到这该死的契尔马什涅去不可呢？”伊凡·费多罗维奇大声嚷着说，气得苦笑。

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没有看出，或是不愿意看出气恼的神情，却马上抓住了这微笑：“这么说，你肯去了，你肯去了吗？我立刻就给你写便条。”

“我还不知道能不能去，我不知道，等我在路上再决定。”

“干吗要到路上，现在就决定。我的宝贝，现在就决定了吧！你一谈妥，就写两行字给我，交给神父，他立刻就会派人送到我这里来。以后我就不耽搁你了，你尽管到威尼斯去。神父会用自己的马车送你回伏洛维耶车站的……”

老人满心欢喜，写了一张便条，打发人去备马车，又吩咐取来凉菜和白兰地。老人一高兴起来总是忘乎所以的，但是这一次似乎有所克制。譬如说，关于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的事，竟一句也没提。对离别更完全无动于衷，甚至好像找不出什么话来说；伊凡·费多罗维奇特别明显地觉察到这一点：“他一定很厌烦我了。”他心里想。直到在台阶上送儿子的时候，老人才好像纷乱起来，想走过去和他接吻。但伊凡·费多罗维奇赶紧伸出手去预备握手，显然想躲避接吻。老人马上心里明白，立刻自行克制住了。

“好啦，愿上帝和你同在，愿上帝和你同在！”他站在台阶上反复地说。“你将来总还会来的吧？你来吧，我永远是欢迎的。哎，愿基督和你同在！”

伊凡·费多罗维奇钻进马车里去了。

“别了，伊凡，别过分责怪我吧！”父亲最后一次嚷着说。

家里的几个人——斯麦尔佳科夫、玛尔法和格里戈里全出来送他。伊凡·费多罗维奇赏他们每人十个卢布。当他已经在马车上坐定以后，斯麦尔佳科夫跳上去整理毯子。

“你瞧……我要到契尔马什涅去了……”伊凡·费多罗维奇突然脱口而出，又像昨天一样，不知不觉地迸出这句话来，还发出一声神经质的轻笑。

他以后长时间没忘记这个情景。